

汉
魏
丛
书

汉魏丛书

天祿閣外史卷三

賓齊文

待士

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元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。次及孔紹祖魯狷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。左權獨耻之。乃據楹而嘯。謂齊王曰。昔者楚趙會兵之際。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。王以爲誰乎。齊王笑曰。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。曰毛遂爲趙之長城。而王輕之。何也。曰寡人聞之。醜女不能冶。時盛則變。

醜士不能忠。恩盛則激。若毛遂者。特激于恩之所感耳。故曰。戰國無默默之士。亂世無優優之臣。其是之謂乎。曰噫。何王之懷抱不明也。夫口舌長短之士。使之在定國。則默矣。爭利怨戚之臣。使之在治世。則優矣。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。宜王之席臣于末光。而不能激也。且夫以齊魯之士。則親之。非齊魯之士。則疏之。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。苟有士產于絕國者。聞王之風而歸之。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。王將何以待之乎。臣與徐淵。張裘。朱雋。四臣者。皆食客之徒。

無重于齊國，恐一辱之後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。由此觀之，臣雖食客，未嘗不爲齊重也。齊王有慚色，自是宴饗，齊王獨加禮焉。

齊姬

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，姬譽其閹者于王，乃使人代其閹職，以閹者能歌舞而美，故得昵于左右。在王之宮歲餘，閹者畏誅而避于市，姬以婢索之，謀洩于宮。齊王方與姬飲酒，命姬鼓瑟，姬以目窺于庭，瑟音不和。齊王撫觥而咤曰：「汝有瑟技而寵于前，今鼓瑟

而音不和。汝何爲者。姬跪而進曰。妾之幸于君王。猶魚之狎于江海也。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。君王不爲一妾而深其恩。妾之寵寄於瑟。妾之戾亦以瑟喻也。君以瑟之故而戾妾。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。雖然。吾君負伯王之器。操英雄之柄。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。今全齊之民。其不爲瑟者亦寡矣。苟鼓瑟可以利民。是罪戾在妾也。不和于民而和于瑟。瑟何利於國哉。和瑟之音在妾。和民之性在君。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。以瑟之和和于民。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

諸侯皆以明歸君也。王曰：汝欲吾以和民，亦猶汝之和瑟與？吾雖爲東藩主，民無責焉。治撫全齊之民，皆天子有司也。吾是以朝則耽宴，夜則甘寢，無憂于心，無勞于力。故飲酒而鼓瑟，無事于民。吾欲汝相諧而
被于音樂，其寵祿以終吾天年，而況天下一統，海內
一王。禮樂雖未暢洽，而典刑尚存焉。故諸侯藉天皇
以行樂，雖空其國中，而外無敵國之釁，內無大臣之
爭。此吾所以樂也。若齊民之弗和，固有司責也。今之
諸侯，朝覲則不得述其職，交隣則不得尋其盟。雖夷

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。亦以靖諸侯也。吾何爲哉。
姬因泣于王曰。妾聞諸侯接壤。光輔王室。千秋之後。
安知不爲戰國乎。今亦季世也。權降于下。國無綱紀。
災異紛拏。苛網橫驚。鄰國之諸侯。豈無勞心焦思而
謀其國者哉。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。二世暴而高祖
興。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。伯者不逆民而從欲。願君
熟計而勿與俗羣也。徵君聞之曰。吾聞智婦多淫。淫
婦多藻。其齊姬之謂乎。

將才

有燕將亡于齊，能爲雲梯之術，善舞戟以好鬪，殺一人于燕市，遂奔齊。齊人留之，因進于王。王曰：寡人非用將之秋也。請却之。次日復進于王，歷試其藝。王曰：寡人非任將之才也。請舍之。燕將耻不得見于齊王，乃訪徵君于會臺，載拜而告曰：僕燕之鄙人也，以薄技遊于齊，一見齊王而不能用，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，退不得耕于野，年二十而無所成名，固薄技之累也。先生以仁義之策于諸侯，齊王禮事之，以爲上賓，光被鄰國，而天下士趨風焉。僕以亡命之徒，不能自

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，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，僕之榮也。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，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。今先生有鮑蕭之明，而僕無管韓之畧，所以屢黜而不悔也。僕聞大厦之朽棟，以之削而爲椽，則不知其爲朽也；高岡之枯竹，以之織而爲籠，則不知其爲枯也；藪澤之賤士，以之汲而爲臣，則不知其爲賤也。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，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。願先生其汲之，苟有小裨于國家，無忘報也。徵君對曰：先生之言善矣，如得用于齊，則何如哉？燕將曰：僕將

以兵術說也。今漢祚不振。夷狄內侵。國無良輔。郡無循吏。重賦歛十室而九空。熾刑罰十夫而九怨。何炭炭也。得一賢王而圖之。起桓文之絕業。盟會諸侯。以誅姦爲名。而尊王室安兆民。衰則扶而翼之。危則繼而興之。此霸王之權也。今爲諸侯患者。無他有國而無土。有位而無民。無土則不能闢其國。無民則不能尊其位。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。姓而化也。故無事于富彊其國。不知異姓之夫提劒而步剪諸侯如決。囊當此之時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。亦不得已。而

况舉桓文之業耶。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。昔子產
圖鄭而晉不慮其彊。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。弱不
忘耻。小不忘讎。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。今齊國地方
千里。限之以岱嶽。經之以漯河。南有濟兗之利。北有
德景之饒。堂邑之戰場。足以講武。三面而臨馭諸侯。
又多智謀之士。皆擬于盼子。機變之儒。皆侔于晏嬰。
若齊王樹德而懷仁。務農而講武。委僕以攻戰之任。
隆先生以帷幄之責。而國之權在齊王。誅一不軌。曰
天皇誅之。討一淫國。曰天皇討之。應運而舉。王霸不

足爲也。徵君喟然歎曰：憲聞之，天下有道，則英雄偃跡而高卧；天下無道，則英雄吐氣而齊聲。由今觀之，王室其將卑乎？燕將曰：昔我漢祖虎變於前，而創不援之業；光武龍翔於後，而建中興之功。劉氏之天下，二祖豈能自爲哉？謀臣猛將雲合而燦舉，被見失策，神懾而鬼驚。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，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，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？夫王室將卑，謂之隆諸侯無權，謂之雄；僕誠所未喻也。何則？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，必危其身；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，必絕

其統。今齊王之權何有哉。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。徵君曰。先生有良將之才。苟得志于齊。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。齊其霸乎。

封禪

齊王將遊泰山。問于徵君曰。敝邑有封禪之山。非天子不能舉也。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。非僭與。徵君對曰。憲也。聞之古者。天子巡狩。朝諸侯于明堂。祀羣神于岱岳。觀民風以布王政。未聞有封禪之舉也。不經孰甚矣。天子一日有萬務。其勤惕也如是。豈能懈

其萬務率之以臣庶。曠之以時月。而侈心于封禪。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。自古迄于秦。好爲封禪者七十有二。然茫昧而不可述。大抵皆侈心之主也。炎漢重離。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。令德不能殫紀其盛。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。規而舉封禪。文景紹厥休烈。海內幾刑措之風。固盛王素主也。至于封禪。則耻之。及孝武卽極玩武。佳兵傾海內之命。運府庫之積。而肆伐匈奴。使百姓去家室之樂。而身顯功烈之名。致符瑞求神仙。茂舉封禪。以建榮號。是以漢祚中替。卒不能

休隆于前也。歷至于今。譚封禪之事者。猶昌而未熄。
豈非貽謀之慮與。若秦之始皇。又何道哉。今以大王
之賢而光濟王室。可以跨秦而登周也。誠能偃泰山
之碑。摧梁父之碣。毀雲夢之銘。修明堂之典。以臨天
皇而招八國之諸侯。是王之顯功。踰于桓文也。何必
慕狂秦之侈心。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。齊王曰。先生
幸教不穀。美矣駿矣。雅矣。卒矣。乃命左右紀之。

留賢

齊王蠱色。不能恭禮賢士。徵君將行。關吏聞于王。王

使五臣畱行，姬侍于王之前，以紉掩面而問曰：「君命五臣畱行者誰耶？」豈非徵君爲乎？齊王曰：「然。」姬乃叩頭而諫曰：「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，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，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。夫徵君志士也，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？請賜妾以死，無使爲諸侯笑。」齊王曰：「汝且休矣，吾將禮而用之。」明日謂左右曰：「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？」左右曰：「吾聞築臺以積民怨，何士之爲？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，未聞築臺也。君今傾心于愛士，而驟爲築臺之役，吾恐天下